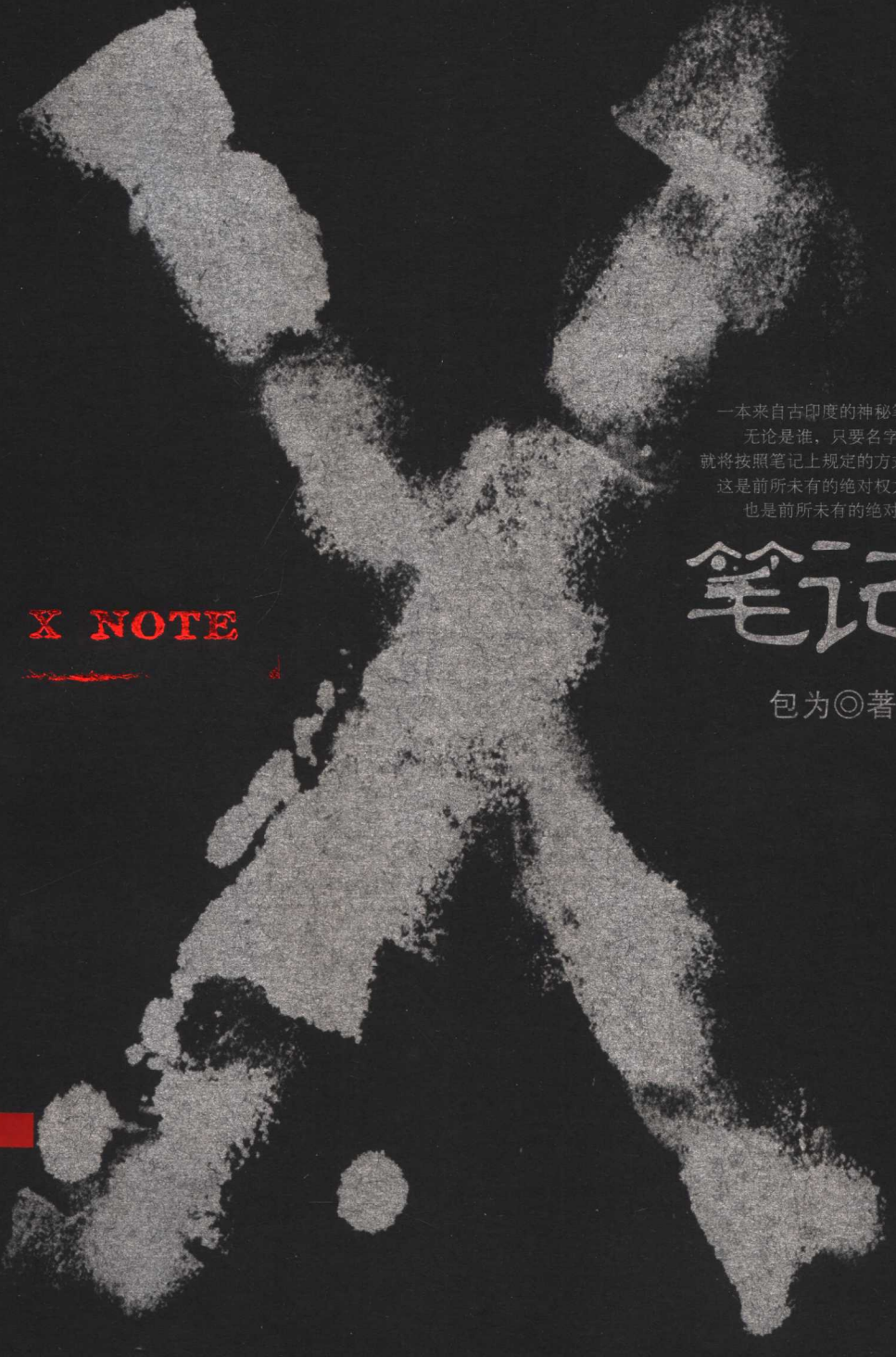




X NOTE

一本来自古印度的神秘笔记，
无论是谁，只要名字被写上去，
就将按照笔记上规定的方式死亡……
这是前所未有的绝对权力，
也是前所未有的绝对诱惑。

笔记

第二季

包为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X 笔记 第三季

包 为 ◎著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X 笔记.2/包为著. — 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2007.10

ISBN 978-7-80173-687-1

I. X… II. 包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3781 号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X 笔记 [第二季]

作 者 包为

责任编辑 陈杰平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

印 刷 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6 开 18 印张

字 数 230 千字

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

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173-687-1

定 价 28.0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10001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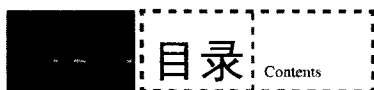
总编室:(010) 64270995 传真: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http://www.sinoread.com>



第一章 货场·001

你的两条腿都断了！我可以送你去医院，也可以把你装进麻袋，留在这里。这个货柜明早装船，过十天半月，你到国外去上医院，说不定条件比国内的好，不过呢，就看你愿意我怎么做了？

第二章 血浴·015

她只用年轻处女的鲜血来洗澡，每洗一次，至少要杀掉两个年轻处女，洗之前，还得喝下半升的血液。在她的一生中，将近三千名年轻处女惨遭杀害，而且，她还把这些尸体全部埋在浴室底下……

第三章 逼供·033

规矩是这样，你撒谎一次，你老婆的手指头少一根，你老婆的手指用完了，轮到你儿子，如果你嫌不够用，你老婆儿子还有脚趾，听明白了吗？

第四章 失踪·051

他心下大骇，这时，鼻孔也出血了，他急忙用两张纸捏成团，企图堵住，才刚刚把纸团塞入鼻孔，耳朵里又有液体要往外涌。最要命是眼睛的血还在淌个不停，挡住他的视线……

第五章 欢场 • 073

台上的中年男人越来越不像话，自己脱光了，把啤酒往地下一放，搂住同样赤裸的洋女人上下其手，被挣开后，竟抽了洋女人一耳光，再次扑上去，将洋女人掀倒，身子也压了下去……

第六章 折磨 • 089

这么近距离看到欣欣的脸，小艾竟然感到害怕。两个月的折磨，欣欣瘦得变形了，脸色惨白、眼眶凹陷、颧骨高高耸起，根本看不到一丝生气。整个人如同一具正在枯朽的木乃伊……

第七章 保鏢 • 111

码头的集装箱堆也没这么拥挤，架子之间，堪堪能走过一人。架子上面，既没有钞票也没有金银珠宝，全是一块块、一团团的茶饼和茶砖。灯光下，黑漆漆、乌拉拉，活像一坨坨干牛粪。

第八章 警告 • 131

小艾眼前有一闪一跳的红光出现，他以为是临死的幻觉，红光却越闪越亮，他忍不住睁开眼睛。刚看到红光发自胸前的纸鹤，衣帽架已迎面而来。他本能地抬手抱头，衣帽架却戳在他的喉咙上。

第九章 约会 • 149

我以为真的碰上神经病，但挂了电话后，我像撞鬼一样，用刀削尖了几双筷子，然后，一根根扎进自己的手指头，开始居然没觉得疼，扎到第五根，手机响了，才痛得我满地打滚。

第十章 监视 • 171

红光从表体与底盘间的缝隙透出，映在晶亮的表体上，整块手表好像一块会发光的红宝石。他这才长长吁出一口气，按部就班取出小方块。用藏在表链上的一枚小针刺破指头，挤出鲜血，涂到仍在发光的字迹上。



第十一章 暗算 • 195

刚把那人从地上拉起，他惊奇地发现，那人手里攥着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。距离太近了，加上对一个车祸受伤的人毫无戒备之心，饶是他反应奇快，西瓜刀还是成功捅进他的身体。

第十二章 变态 • 213

高中毕业那年，我们去野外小河边裸泳，去了好几次，她说，她特意观察过我，由始自终，我的身体没有任何反应。总之，她认为，我对女人不感兴趣，但又喜欢跟女人呆在一起，那是因为我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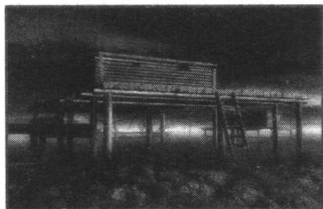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三章 色诱 • 237

老六笨手笨脚，裤带解开了，半天才把裤子拉下。陆虎车灯的照耀下，叶迎秋雪白的大腿和黑色的丁字内裤极具诱惑，两个歹徒的四只眼睛看得像要喷火，眼珠子都快要掉出来了。

第十四章 血书 • 259

这一场“墨水对血水”的大战，他注定落于下风。左手五个指头扎得无处下针了，他脱光衣服，赤膊上阵，往身上乱扎。很快，扎针出的血，不足以抹掉那些快如闪电的名字了，他开始割手腕。

你的两条腿都断了！我可以送你去医院，也可以把你装进麻袋，留在这里。这个货柜明早装船，过十天半月，你到国外去上医院，说不定条件比国内的好，不过呢，就看你愿意我怎么做了？



第一章

货场 HUOCHANG

一支手枪由高向低倾斜，黑洞洞的枪口，随着隆隆作响的机器节奏，一点点移动，贴在扳机上的食指骚动不安，收紧、松开，又收紧、又松开……突然，枪口停止移动，准星指向一个行走中的男人的背部，食指再一次向扳机收紧，蓄势发力扣动。这时，“轰”的一声震响，机器声戛然而止，扳机上的食指又神经质地弹开了……

夜已深，巨兽般的起重机，不再张牙舞爪，龙门吊车也停止不动，码头难得地安静下来，总算可以听见海浪拍岸的声音了。货场上，排列整齐的集装箱堆无边无际，六个一组，像堆积木一样，下面三个上面三个，搭砌在一起。静寂中，显得格外冰冷且毫无生气。尤其硕大无逢的十四米高集装箱群，两层一组，仿佛无数座金字塔，阴森森地傲然耸立。一组与一组之间的通道，形成了暗无天日的峡谷。哪怕货场的照明灯全部打开，

光线也无法照亮其中的黑暗。

“关掉手电！”

抢先进入“峡谷”的赵洪海，听到身后老舅警惕的喝令，按灭手电，插到屁股兜里。然后，屏气凝神，一副耳听六路、眼观八方的模样。接着，肩头一沉，一个箭步蹿进“峡谷”深处，像只迅猛的猎豹，在两旁纵横交错的“峡谷”间快速绕行。巡视过一圈，又奔回老舅身前，大气不喘，做了个平安无事的表情。

“早上起床，有只乌鸦在窗台上乱叫。”

老舅自嘲地笑了笑，眼里还是充满忧虑，眼角边的鱼尾纹，在黑暗中也清晰可见。

舅甥俩再次上路，赵洪海却不再打开手电，每到一组集装箱尽头，便停脚打量两边。他不相信老舅的忧虑是乌鸦引起的。每当涉险临危，老舅总会产生不祥的预感，而且惊人的准确，多次化险为夷。

“继续走，别往后看！”

果然，老舅凑近他，轻声说完，脚步不停地往前走，到了一组集装箱中间，又小声道：“东面高柜上有人！”

赵洪海一怔，控制着嗓音骂道：“他妈的，警察？”

“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？”老舅轻笑了一声，“假装撒尿，我接着走！”

赵洪海一脸为难地说：“万一是警察……”

“我看是小偷，你这个码头保安不想管吗？”老舅白了他一眼，扭脸自顾自朝前走。

赵洪海迟钝地看了看身上的保安制服，响亮地说：“舅父，你先走，我撒泡尿。”说完，走到集装箱尽头，拉开裤链，作势要方便。身子一转，到集装箱背面，马上拐进另一侧平行的“峡谷”，往来时的方向回走。

今晚，跟老舅半夜进入码头货场，不是巡逻抓小偷，而且，还跟小偷一样，不想碰上警察。所以，赵洪海心虚害怕，老舅的不祥预感，他首先联想到警察。话说回头，抓小偷小摸，是他最喜欢也最拿手的事情。跟老

舅分开后，他琢磨着怎么抓住小偷，又兴致勃勃起来。

东面只有一组集装箱，间隔了一组更高的集装箱，即使有人站在箱顶上，也看不到他。

赵洪海蹑手蹑脚摸到那组集装箱下面，双手张开，像壁虎一样，沿着光滑的合金箱体向上攀爬。

如果奥运会有攀爬集装箱比赛，赵洪海肯定自己能够入选国家队，甚至有信心夺取金牌。十一岁那年，他偷偷摸进这个货场，第一次爬上两个摞在一起的集装箱，而后，记不清爬过多少回。整个孩童时期，他喜欢招惹比他高大的孩子或大人，打不过就逃，逃到货场爬上集装箱顶，谁也奈何他不得。

有次，老舅跟同在码头工作的几个同事吵架，他打抱不平，用弹弓击破了三个大人的脑袋，引起公愤，遭到了大群码头工人的拦追阻截，他故伎重施。不料，码头工人里，攀爬集装箱的好手大有人在，他疲于奔命，一口气翻过七组集装箱，才得以脱身。久而久之，攀爬集装箱对他而言，真正是如履平地。

“他们进来了，我、我没动手……”

三下五除二，爬到两层楼高的集装箱顶端。赵洪海听到有人在箱顶说话，悄悄探出半边脑袋，看见上面的人正趴着身子通手机。他没有马上现身，而是双手小心翼翼扒在边沿上，横向移动。靠到那人身后，猛然出手，抓住那人的脚腕，虎吼一声，把那人从集装箱顶拖拉下去。

“啊哟、啊哟哟……”那人毫无防备，瞬间从六米高的箱顶坠落地面，估计伤得不轻，手机不知道飞哪儿去了，一支手枪掉在身边也无力去捡，只顾抱脚杀猪般哭喊。

赵洪海乐了，哈哈大笑，纵身跃下。这一刹那，他感觉自己就是武艺高强、飞檐走壁的大侠。实际上，他的确算是武艺高强，曾经入选过省级的武术队、散打队、摔跤队，不过，他似乎更乐意在赛场下与人对打，常常因为斗殴，成了派出所和医院的常客。当然了，绝大部分斗殴，在他看

来是行侠仗义。遗憾的是，运动队不要大侠，只要冠军，他不得不结束他十多年的运动员生涯。

这家伙是什么人？

落到地面，赵洪海发现了地上的手枪，又担忧起来，当大侠的快感仅仅一闪而过。

“搞什么鬼，你想弄死他呀？”老舅大概听到了惨叫，小跑过来。

“他、他有枪，是、是警察。”赵洪海不敢看地上打滚哀号的那人，战战兢兢摇晃捡起在手枪，模样十分沮丧，还有点慌乱。

倒不是他喜欢置人于死地，从小到大，他“身经百战”，没吃过大亏，也没受过重伤，并非他武艺高强到“战无不胜”，而是他每一次打架，都会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。毫无预兆的，出其不意的，也可以说蛮不讲理的，抢先给对手狠狠一击。即使不能令对手完全丧失反抗能力，也能让他在后续的对打中大占上风。

长此以往，先下手为强，成了他的“专利”。可是，眼前这个完全丧失反抗能力的对手，带有手枪，八成是警察。袭击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即便自己是码头的保安。他心里七上八下，想到了手铐，想到了曾经住过的牢房。

老舅不动声色，一把抽出赵洪海插在屁股兜里的手电，拧开照向地下那张痛苦得扭曲的脸，随即又关掉手电沉声道：“慌什么？不是警察。”

“真的？”赵洪海半信半疑，不过，稍稍松了一口气，只要不是警察，他谁也不怕。

老舅皱起眉头，夺过他手里的手枪，把旁边几个集装箱拍了个遍，停在一个声音听上去空洞的集装箱门前，用手枪敲掉门锁，打开门说：“愣着干什么？拖他进去，再让他这么鬼叫，你真想见警察呀？”

“是、是，舅父！”赵洪海急忙揪住那人的后领，连拖带抱塞了进去，靠在一堆麻袋上。集装箱里面很宽敞，只装了大半的货物，门边有相当大的空间。

“送我去医院，哎哟哟，送我去医院……”那人仍在不停地叫唤。

老舅关好门，再次拧开手电照向那人的脸：“你的两条腿都断了！我可以送你去医院，也可以把你装进麻袋，留在这里。这个货柜明早装船，过十天半月，你到国外去上医院，说不定条件比国内的好，不过呢，就看你愿意我怎么做了？”

老舅矮小消瘦，手无缚鸡之力，但吓唬人绝不含糊，一眼就能揭露你的痛处，抓来一把盐，随时准备放上去。赵洪海对此深有体会，如果世上还有人让他感到害怕的话，非他自己老舅莫属了。

“别留下我，哎哟……我、我要死了，别留下我，哎哟……”那人惊恐万状，哭喊声更大、更惨烈了。

老舅换了一只手拿手电，点头说：“好，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大半夜爬到货柜上，是等我吧？现在我就在这里，你有什么事找我，可以说了。”

“哎哟哟……”那人吃力地仰起脖子，“有人、有人想要你的命，我、我是来杀你的，哎哟……你、你杀了我吧？哎哟……反正我要死了……”

赵洪海大吃一惊：“啊！去你妈的，你想杀我老舅？”一把捞起那人的衣领，挥拳要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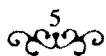
“放下他！”老舅喝阻了赵洪海，来回踱步看着那人，“好像我运气不错，或者是你老兄对我手下留情，嘿嘿，是不是我应该感谢你的大恩大德？”

那人停止了哭喊，面目狰狞地嚷嚷道：“老、老子不是手下留情，你、你他妈运气好，起重机突然停了，老、老子准备等你出来，再、再收你的命……哎哟……”死鸡撑硬颈地讲完几句话，疼得头脸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粒。

起重机停了，货场上静得吓人，只要枪声响起，码头周围值班巡逻的公安、海关、边防检查人员，肯定蜂拥而来。赵洪海愣了好一会儿，才弄明白起重机停了和运气好坏有什么关系？

老舅的呼吸变得沉重，半晌，才冷冰冰地问道：“谁想要我的命？”

那人闭上眼睛说：“杀了我吧，哎哟……动手呀，王八蛋，有种就杀了我……”



老舅冷笑两声，手电光在集装箱里扫了一通，停在角落的一卷封口胶上，说：“阿海，把他的手和嘴巴封上，咱们走！”

“是！”赵洪海捡起封口胶，扯开一条。这种事他抓到小偷的时候经常干，手法熟练。

“等等！”那人双手被绑上了，绝望地大叫，“我、我告诉你谁想要你的命，你、你要不杀了我，要不送我去医院？”

老舅又把手电光照到那人脸上，说：“你我无冤无仇，我不会杀你！只要你讲实话，我保证送你上医院。”

“你最好说话算数！”那人呻吟了一声，“是、是老鲨想要你的命，他出十万，他、他……”

“啊！”老舅的惊叫打断了那人，自己像被谁推了一把，一屁股跌坐到几个麻袋上，表情异常震惊，眼睛睁圆，张口结舌。

“胡说！你他妈胡说！”赵洪海更是吼叫连连，右手拳头一挥，结结实实击打在那人的下巴上，那人脑袋一歪，没了声息。

“唉！”老舅哀声长叹，抖抖索索点燃一根烟，“我早该想到了，不用问，就该想到了。”

赵洪海大叫：“不会的，舅父，鲨叔怎么可能害你，这王八蛋故意胡说，挑拨你和鲨叔！”

“不是他，还有谁知道今晚我会来货场、什么时候来、走的是哪一条路？哈哈……”老舅仰天大笑，笑得一点不开心。

赵洪海又愣住了。老舅说得对，今晚应鲨叔之约来到货场，这样的约会，记不清多少年了，每个月都有一次，提前讲好时间、地点、线路，除了他们舅甥俩，知道的只有鲨叔。然而，鲨叔和老舅从小就是拜把子兄弟，同甘共苦几十年，怎么可能互相残杀呢？他实在难以置信。

“你不相信？”老舅扔掉烟头踩灭，“时间到了，把这家伙带上！”说完，自个开门走出集装箱。

赵洪海不敢吱声，像扛木头一样，没头没脑将地下昏死的那人驮上肩

膀，也跟了出去。

大概过了工人的休息时间，或者是新进来了集装箱，装船的起重机又开始张牙舞爪，卸货的龙门吊车也动了起来，整个码头又沉浸在一片轰轰隆隆的机器声中。

“舅父，咱们回去吧？万一鲨叔真的跟你过不去，咱们两个人不好办。”

跟随老舅在黑暗的“峡谷”里走了十几米，赵洪海忍不住开口了。

老舅冷笑道：“你怕什么？他只要我的命，不要你的命。”

“我、我不怕，舅父，我、我不是这个意思……”赵洪海不知道怎么说才好。

“唉！”老舅停脚叹息，转头向他，“你把这家伙带出码头，通知急救车或110，记住，用公用电话，完了，你先回家，快去吧！”

“我不去，我要跟着你！”赵洪海将驮在肩上的人抛了一下，绕过老舅，大步流星走到前头。

出集装箱之后，赵洪海心乱如麻。如果鲨叔真的想伤害老舅，要不要跟鲨叔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？他拿不定主意。因为，鲨叔是他的恩人。他十几岁进运动队，学得一身武艺，全靠鲨叔介绍推荐。而且，几年前，他被运动队开除，在一家小酒馆酗酒，与酒馆老板从口角发展到斗殴，他以寡敌众，砸了酒馆，重伤了老板和两个伙计。事后，躲到另一城市的鲨叔家里，整整两年不敢回家，跟老舅谎称自己仍在运动队。期间，鲨叔亲自找受伤致残的酒馆老板私了，帮他赔偿了一大笔钱，他才得以摆脱困境。

“你想看他要我的命呀？听话，阿海，快回去！”老舅追了上来。

“我哪儿都不去，让他把我也杀了算了！”赵洪海赌气地越走越快，最后，干脆跑步前进，将老舅远远拉在后边。他不可能扔下老舅不管，自从七岁父母双亡后，是老舅一手把他拉扯大的，老舅是他唯一的亲人，在他眼里，老舅比父母更亲。所以，他当面从不叫“老舅”，总是恭敬地叫“舅父”。

“阿海，你来了，水叔呢？噢，这是谁？”

赵洪海匆匆来到跟鲨叔约好的一组集装箱附近，有人从暗中站出问话，

他一声不吭，停脚喘息，肩驮一人跑得太快，他也累得够呛。问话的人是鲨叔的手下大春，在鲨叔家避难时，他和大春玩得最好。

“鲨叔来了吗，大春？”

“来了，在货柜里，你……哎哟，阿海，你、你干什么……”

赵洪海呼吸顺畅了，也不放下肩上的人。跟大春打了声招呼，随即一脚朝他裆下踢去，待他疼得弯腰，迅速腾出右手猛勒他的脖子，直到他窒息昏迷。整个过程，不足半分钟。

“你、你杀了阿春？”老舅到了，正好看见大春像一摊泥一样软绵绵倒地。

赵洪海也不回话，转到集装箱门的一侧，单手打开一个门，将肩上的人扔了进去，自己站在门外大吼：“鲨叔，你要杀我舅父吗？”

集装箱内光线昏暗，只有一盏蓄电池点亮的灯，若不是站在黑暗面往里看，根本看不见里面是否有人。里面的人显然被摔进来的人惊动了，从灯光旁猛然起立，身形又高又胖，脑袋几乎能碰上箱顶，身躯横摆，箱内的空间也变狭小，似乎能把所有的光线遮盖住，俨然一个巨人。看不清巨人脸上的表情，只看见一只大手里依稀握着手枪。

“鲨叔，你要杀我舅父吗？”赵洪海再次吼叫。此刻他想的是，如果跟鲨叔肉搏，能有多少胜算？孩童起，他总是以小打大为乐，但从未想过挑战鲨叔这样身高超两米、体重过四百斤的巨人。不过，他没感觉害怕。

“哈哈！是阿海呀？”鲨叔的笑声比外面的机器声更响亮，“进来、进来呀，三水，你也进来呀？”把手枪扔向角落，亲热地叫外面的舅甥俩进门。

赵洪海没动，不知所措地转头望向身后的老舅。只见老舅咳嗽一声，右手探进口袋，昂然进门。发现了老舅口袋内手枪的轮廓，心里踏实了一点，他也紧跟进去。

“我就知道你福大命大，哈哈！”鲨叔一脚将赵洪海扔进来的人撩出门外，随手把门关上，“坐呀，阿海，站着干什么，跟我比高吗？你比

不过的，哈哈！”

鲨叔没有丝毫敌意，憋了一股气进门的赵洪海反倒无所适从，硬着头皮又是一声：“鲨叔，你要杀我舅父吗？”声音明显底气不足。

“你舅父不是好好的吗？”鲨叔居高临下俯视他笑，“有些事情，你舅父大概没有告诉你，当然了，他是为你好，怕你受牵连，不过呢，如果今晚我不把事情讲清楚，你恐怕要跟我拼命了，对不对？哈哈……”

平时时，赵洪海是老舅叫干啥就干啥，并不清楚鲨叔与老舅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听鲨叔这么说，又望老舅。老舅却低头点烟，看也不看他。

“十几年前，”鲨叔继续说，“我和你舅父都很穷，他在码头做工挣不了几个钱，还得养活你和你舅母，后来你舅母生病，医生说去上海才能治，你舅父哪来钱去上海呀？只好干挨着，直到病死。我从篮球队退役，一身是伤，胃口又大，工资根本不够吃，有心无力，帮不上忙。送走你舅母那天，我跟你舅父说，这样穷下去，不如死了算啦。他说，有个办法能挣大钱，就看我敢不敢做，有没有本事做？我听他讲过后，拉了两个兄弟，跟着他做了现在的买卖，一做十几年，大家都发了。可是，前几天，你老舅突然说，他要洗手不干了，准备撤下同甘共苦的兄弟，你说，他这么做对不对？”

难怪要搬家？赵洪海心事重重，不快地瞥了老舅一眼。他知道老舅跟鲨叔做生意，也知道做的是什么生意，但他没想到老舅居然是主心骨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以为是鲨叔同情穷兄弟，才拉老舅入伙。

鲨叔走到沉默不语的老舅身前，说：“我真想要你死，不会花钱请个刚学会打枪的笨蛋，不过，我要对弟兄有个交代，我对他们说，只要你大难不死，我们不反对你金盆洗手。喏，这两趟生意收到的现金都在这里，就当是你的安家费吧！”说完，从蓄电池后面提出两只行李包，放到老舅身前。

老舅还是默不作声，一口接一口抽烟，冷漠地扫了一眼行李包。

“阿海，还不过来拿东西，送你舅父回去！”鲨叔下逐客令了。

赵洪海巴不得。原以为要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斗，没想到可以平安脱身，他高度紧张的神经松弛了下来，奔过去一手一个提起行李包，屁颠

屁颠往外走。

老舅开口了：“阿海，你到外面等我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

“你、你……舅父，这……”赵洪海走到门边，又紧张地转头，想劝老舅先走为上。话到嘴边没讲出，又看向满脸堆笑的鲨叔。

鲨叔给老舅递去一支烟，并为他点燃，笑说：“阿海信不过我哩！”

赵洪海有点不好意思，转头要去拉开门，刚放下右手的行李包，门却开了。他以为昏迷的大春醒来了，由于背着光，只见门外黑漆漆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突然，漆黑中亮起一团诡异的红光，忽闪忽灭，悬在半空，映出一张只有眼睛和嘴巴的脸。赵洪海大叫一声：“鬼呀！”像遭到偷袭一样，仰面而倒。他不怕人，只怕鬼。

“什么人？！”

鲨叔和老舅异口同声喝问，老舅站了起来，还摸出了手枪，上膛指向门外。

赵洪海狼狈不堪，双手向后倒退爬行，这才看清，门外赫然站着一个蒙面人，头上戴了黑色面罩，只露出眼睛和嘴巴，手里捧着一本发出光芒的书，黑暗中，形同鬼魅。

“我是来拿钞票的。”蒙面人说话时双手捧书，像看得津津有味，不忍放下。

“哈哈……”鲨叔又爆发出盖过机器声的大笑。

赵洪海的笑声之大，也和鲨叔有一比。他见过许多打劫的歹徒，也抓到过不少。拿刀的、拿枪的、拿炸药的都有，但手捧一本书来打劫的，却从未见过。况且，打劫的对象，其中之一有手枪，另外一个巨人，还有一个是武艺高强的保安。这家伙如果不是最笨的抢劫犯，那就是个神经病。

鲨叔止住了笑声，对门外的人说：“朋友，我佩服你的胆量，不过，你最好马上消失，我们不为难你。哈哈……”

老舅却没有笑，仍然一脸警惕，手枪平举，食指贴在扳机上。

赵洪海躺地下笑个不停，笑得肚子痛。看见蒙面人对鲨叔的话无动于衷，他认为有必要为难一下这个最笨的抢劫犯或神经病了。不过，正当他打算来个鲤鱼打挺从地下弹起时，突然笑不出了，他感觉自己的双腿像有千斤之重，竟动弹不得。

“金三水、沙跃进，你们的末日到了。”蒙面人手上的书不再发光了，开口叫出了老舅和鲨叔的名字。

“你是谁，你知道我们的名字？”鲨叔的声音，听上去十分慌乱，“啊，搞什么鬼？我、我动不了啦，阿海，快起来，我、我中风了，三水，开枪呀，打死这王八蛋！”

“我、我也不能动了，你不是中风，我们中毒了，可能柜里有毒气、煤气？阿海，你没事吧？”老舅没有开枪，话音中充满了极度的恐惧。

“我起不来，舅父，来人呀，快来人呀，大春，快醒醒！大春……”赵洪海很快发现，除了眼皮能动，整个身躯像被切割掉了，不再属于自己。他心里大骇，想放声呼救，可是浑身僵化，使出吃奶的气力，声音还是淹没在隆隆的机器声中。他后悔刚才打昏放哨的大春，等于是帮了蒙面人的忙。

门外的蒙面人把书放下了，不紧不慢地握在手中，凛然说道：“沙跃进、金三水，你们走私文物、走私稀有动物、组织偷渡、贩卖人口，十几年来，为了不义之财，多少国家级的宝藏、多少濒临灭绝的珍贵动物，经你们之手，流失海外？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。最可恨的是，你们坑蒙拐骗，让多少人活活闷死在集装箱里？就在上个月，你们组织偷渡欧洲的三十几个人，全部死亡，无一幸免，最小的一个，只有十一岁！你们知不知道？”说话的语气义正词严，像出自警察，更像出自一个法官。

大春迟迟没有苏醒现身，赵洪海渐感绝望。听到蒙面人对老舅和鲨叔的控诉，又非常震惊。这些“生意”，他或多或少有所参与。但极其隐秘，即使与老舅在家闲聊，也从不涉及，此人却像了如指掌，实在匪夷所思。

“你、你是公安还是海关？”鲨叔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，“这里有一百万，你尽管拿走，放、放我们一马，明天再给你一百万，两百万也行，